

今文周易演義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四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

離上

益

三三

震上

噬嗑亨。利用獄。

占也。○卦體中虛。四陽間之。必噬之而後合。如有強梗。譏邪。間天下之治。必去之而後和也。故其卦爲噬嗑。既噬而合。則无所間隔而亨通矣。然間隔者。天下之大害。欲除去之。非刑不可。而卦之德體象變。威明得中。又得治獄之道。故利用獄。而小則懲誡。大則誅戮。於以去天下之間而一其情。亦噬嗑之一事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丘氏曰。頤頤也。○中虛爲頤。四陽爲物。必噬之而後合。故其卦爲噬嗑也。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哉。詳見卦名噬嗑而亨。

天下之勢。本自相通。而其所以不通者。由有物以間之也。噬而去之。則无所阻。而亨通矣。聖人傳易。辭不贅而意自明者。類如此。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上聲。當去聲。

分。猶均也。不當位。指六五而言。○以卦體言。剛柔中半。剛不過暴。而柔不過縱也。以卦德言。下動上明。威足以斷。而明足以照也。威明兼至。如雷電之合而成章。乃明。

動之見於卦象者也。柔而得中。則爲六四之進而居五。又得中之見於卦變者也。凡此皆用獄之道。是以一節雖不當位。然其衆善如此。則亦可以用獄矣。聖人於此數義。必權輕重而取之。故其辭如此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罰。刑也。法。謂罰之一定者。○雷電二物。交合而見噬嗑之象也。先王爲治。以刑弼教。故嘗取電之明。以明其罰。而凡輕重大小。各當其罪矣。及其罰之旣明。已有成法。則又取雷之威。以振勅之。使人有所畏避。且今用法者。无敢玩侮。而得任情以出入也。蓋能如是。則天下之間。亦无不合矣。

初九。履校滅趾。

无咎。

履音據校音教

象而占也。履猶著也。校木械也。加校於其足。如納屨然。故曰履校滅傷也。趾足指也。○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爲趾之象。是以不得重刑。而但履校以傷其趾。刑之至薄者也。夫以薄刑加小惡。則能有所懲艾。而不敢爲惡矣。故可以无咎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趾。人所用以行者。旣傷其趾。則行自此禁。而不復進於惡矣。此爻辭外意。乃无咎之一義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而占也。膚。謂豕膚。腹下柔軟无骨之肉也。○二當用

刑之任。而居中得正。聽斷合宜。故其治獄爲獨易。然以陰柔乘初剛。則不免於心力辭說之費。如噬膚鼎而因以滅其鼻也。然彼既所當治而已。又能善治。今雖小傷終必自服。故其占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乘初剛。故爲滅鼻。若亦以剛處之。則不至於此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

小吝。无咎。

腊音昔。

象而占也。腊必有毒。謂筋骨之傷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既无剛明之才。又有偏黨之意。以此治獄。反致怨悖。如噬腊而遇毒也。占者如是。固可羞吝。然當噬嗑之時。宜治其罪。豈以德之不足而終爲我梗哉。故雖小吝。

而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當去聲下同

陰不中正故也。苟使用刑而得其當。則人豈有不服者哉。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乾音干下同肺音子

象而戒也。○九四以剛居柔。寬嚴相濟。得用刑之道矣。故雖治難治之獄。而能得聽訟之宜。如噬乾肺而得金矢也。然刑非易事。用之爲難。故當艱難其心。无所忽易。正固其守。无所偏私。則刑必當罪。而天下无冤民矣。故吉也。此爲占者設戒。若九四則不待戒也。蔡氏曰。獄訟入金者。欲其實也。入矢者。欲其直也。此皆費之使不輕。

訟若實而直。則訟之所伸。足以補其所費矣。然必上之人聽訟得宜。而後下民願入金矢以求聽。故以金矢象之下爻。放此。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陳氏曰。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大也。故戒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而戒也。得黃金者。願入黃金以求聽也。必言黃者。中德之應也。○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仁。而不流於姑息者也。以此居尊而用刑。人无不服矣。故有此象。然刑獄重事。不可輕爲。故必正而无私。永絕偏黨之弊。厲而

能謹常存欽恤之心乃能刑當其罪而无咎耳。戒之也。
○或問九四兼得金矢。六五獨得黃金。何也。胡氏曰。周
禮獄訟入金矢而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其事大
故出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其事小。故出矢。四於獄訟
大小得兼理之。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
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言能貞厲則刑之所用皆得其當矣。此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

何何何反

象而占也。程傳曰。何在頸也。○上九剛惡已極。宜服上
刑。又在卦上。當耳之處。故為何校滅耳之象。而其占則

凶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聽也。明聰也。○不信人言以至於此。故滅耳以罪之。亦爻辭外意。

三三 離上

損 三三 艮上

既濟 三三 坎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占也。○賁者文飾之義。此卦之變。剛柔交錯。又其卦德文明以止。皆文飾之義也。故爲賁。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爲之本。故辭言文質之理。蓋柔爲文。剛爲質。柔來文剛。則質爲主而加之以文。蓋彬彬矣。又以離明於內。達乎時宜。二者皆禮之善物也。故亨。若夫剛上文柔。則文爲

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又以艮止。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於文質之適均。而窒於文之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沮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占者當隨所處。而玩其當得之占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上上

柔。謂六剛。謂九。○此以卦變言之。柔來文剛者。損之二。既濟之五。本皆爲九。今三上之六來居之。是以柔間剛也。剛上文柔者。損之三。既濟之上。本皆爲六。今二五之九上居之。是以剛間柔也。義見彖下。

天文也。

此承上文而著其有天文之象。蓋柔來文剛。柔交於剛也。剛上文柔。剛交於柔也。天文之日月星辰往來躔次。亦不過陰陽相錯而成文耳。故以爲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離德爲文明。陰麗於陽。而文章外見也。艮德爲止。陽極於上。而安定不遷也。謂之人文者。人倫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亦即文明以止之謂也。此以卦德起下文。不復釋卦辭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化。謂舊而化新。成。謂久而成俗。○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時變。謂柔文剛爲春夏。剛文柔爲秋冬。

化成則文明以止。而天下之人倫定矣。凡此皆不外乎卦之所具。故觀之而知其致用之理如此也。蓋時變者天文之所就。治化者人文之所成。雖法象之應迹。而其理自有可通焉者。貫道之大。豈不信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然爲山所障。則火亦內明外止。而不及遠矣。故體之者。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蓋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至於折獄。則人之死生係焉。非視遠惟明者。不足以與此。苟不自分而槩爲之。其害可勝言哉。故有所不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上聲

象之象也。○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以此自貴於下。守道全節。不爲利動。有貴趾之象。是乃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者也。占者自處亦當如是。○馬氏曰。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豈非貴趾舍車之義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弗當乘。故舍車而徒也。是豈好勞惡逸。而與人異情哉。取決於義而已。剛則守義固。明則見義真。蓋初之能事也。

六二。賁其須。

象也。須與鬚同。毛之在頤者。二之象也。○六二陰柔當

附九三之陽。又以中正同德。心必相孚。皆无應與。勢必相倚。故二附三而動。凡有所爲。惟三是視。猶須附順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謂三興動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濡音如。

爻而戒也。○三以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爲之奔走服役而已。得以從容安適。无所勞焉。賁之盛而有潤澤者也。然陰固爲陽助。而亦易以溺人。故又當守正不渝。而臨之以禮。御之以嚴。乃能起其敬畏之心。消其陷溺之計。而可以得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能守其正則陰不能侮之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音

象也翰飛羽也○四與初九本相賁者苟得其賁則剛
上文柔而得所助矣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賁
皤如明不成其賁也然其求初之心甚切而速則不以
三之隔而遽已矣然三之剛正非爲寇害特以地近而
求爲婚媾耳其應與否則在四之自守何如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去聲

當猶處也○四之處位遠於初而近於三則初疑可間
而三疑可求故來三之求致初之隔而皤其賁也然位

雖可疑而志不可奪。若能守正而不與。則三之剛正。久當自去。必不以攘奪之故。而生陷害之謀。亦何尤之有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音煎。

象而占也。丘園。樸素之地。○五為賁主。而有柔中之德。是其脩於身。措於用者。敦尚本實。弗事華靡。猶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者也。得賁之道。固可嘉矣。然陰性吝嗇。則未免失之太儉。而不得乎文質之中。故又有束帛戔戔之象。是雖可吝。然禮奢寧儉。終必得吉。從古以來。未有儉而敗者。故其占如此。為人上者。可不念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不犯禮。下不傷民。皆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爻而占也。白賁。以白爲賁也。○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去浮華而還本真。視五爲益淳矣。文勝滅質之咎。豈得而累之哉。○伊氏曰。觀於此爻。則周末文勝之弊。周公固已慮其所終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情厭文。志在反質。上居賁極。極則變而通矣。故能得其反本之志也。

䷖ 坤下

剥。不利有攸往。

占也。○爲卦五陰下生。陽將消落。故爲剝。其時固當止矣。又以卦德順時而止。故君子而得此占者。當儉德避難。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上聲

柔謂五陰。剛謂上九。○言剝之義。謂陽剝也。剝之者陰也。五陰上進。干犯乎陽。將變一剛而爲純陰也。小人盛長。豈君子利往之日哉。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此亦釋不利有攸往之義。言卦德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其所云不利有攸往者。正觀乎是象也。蓋陰陽迭運而君子尚之。

故陽息盈而陰消虛則行陽消虛而陰息盈則止惟時所向莫敢或違正以天運使然非人所及故也苟不之尚則違天矣在剝則消虛在陽而息盈在陰安得不順時而止乎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附猶著也。上下隨所在而言。宅者所居之位。○山起於地。今反附之。頽剝之象也。爲人上者。厚養下人以安其位。則不至於剝矣。

初六剝牀以足茂貞凶幾音減

象而占也。○牀者身之所處。陰之剝陽自下而上漸至於身故以牀爲象。初六剝始自下能見其道而未能逐

其身能侵其權。而未能奪其位。故爲剥牀以足之象。言剥牀之足也。陰始剥陽。禍猶未切。然其勢必至於蔑貞。而貞者當有凶也。惟避而去之。或可免耳。或以凶屬小人。固亦一理。然以六四例之。恐不同也。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以陽言。○謂剥陽之下而未切其身也。意與下同。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象而占也。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二陰漸進而上。剥陽所處之牀。而及其辨矣。占與初同。此不復解。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雖至辨。猶未如四之及身。則是陰之黨與猶未盛也。於危之之中。有幸之之意。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豈及於禍哉。

六三剝之。无咎。

爻也。剝。謂剝去也。與諸爻不同。之。指陰類而言。○丘氏曰。卦之四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然。黨邪以害正。是能剝去其黨者也。小人而知有君子。故无咎。○程傳曰。如東漢之呂強是也。薛氏曰。時方剝陽。而所與爲應者。乃出於其黨類之中。占者不幸處此。尚无以類同之故。而自經於王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四陰皆以剝陽爲事。而三獨剝之。不與同黨。此所以无咎也。

六四剝牀以墮凶

象而占也。膚皮也。言剝牀而上及人之肌膚也。○六四陰長已盛。剝陽而及其身矣。君子遇此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謂陰禍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而占也。貫穿也。○陳氏曰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剝盡則小人亦不能以獨存矣。故五爲衆陰之長。當總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

於陽亦猶后妃以宮人承寵於其君也。如是則君子得行其道。天下得蒙其福而已。亦陰受其賜矣。何不利之有。程傳曰。剝至於五。剝之極也。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陳氏曰。黨邪害正者。小人之罪也。能率其類以受制於君子。則終无罪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而占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碩大也。木實曰果。廬舍也。○諸陽消剝已盡。而上九獨存。則是天地生生之意未盡滅息。故獨留此以爲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因以

復興者也。故爲碩大之果。不爲人食。而能復生之象。占而君子則尊居於上。而衆陰承之。若其小人。則必盡去乎陽。而自失所庇矣。二古不並用。則所以爲君子謀者。亦未嘗不爲小人謀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民謂五陰。○陳氏曰。輿所以載物。有德君子尊居民上。而衆陰相與奔走服役以共載之。故以爲得輿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自失所覆。則終莫可爲矣。○蔡氏曰。李林甫得志於天寶。而剖棺斲尸。蔡京得志於崇宣。而家无處所。終不可用之訓。豈欺我哉。

三三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頤音

占也。下放此。出入讀如出入以度之。出入疾憂阻也。朋謂陽類。○自剝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至此而陽復焉。既復則道亨矣。又其卦德以順而動。爲能以道處勢而不躁妄以取困。是以已之出入既无所阻。而同類之來亦蒙其福。言皆无陰邪之傷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飯韻

此因陽復之期。與其方長之勢而著占也。蓋陽之復自姤而來。於卦歷七爻。於時爲七日。故以其道之往來反

復者計之而知往者七日乃復也。陽剛方長。道將大行。往而有爲。以建功業。則无不利矣。聖人於陽復。喜談而樂道之。故其辭如此。

彖曰。復亨。剛反。

剛反。故爲復。乃亨之由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以卦德言。一陽初動於下。而以順進於上。是能密察時勢。靜觀義理。而不輕動。以激天下之變者也。如此。則已能自固。人无可乘。而疾咎可免矣。苟爲不順。而使小人得以議其後。則已且不免。况朋類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此以卦體發明來復之占也。陰始生於姤。歷遯否觀剝坤。以至於復。凡七爻而陽始生。是乃氣運消息。自然而然。人爲不得而與焉者。故以爲天行也。七日之占。蓋本於此。

利有攸往。剛長也。

張上聲

一陽旣復。其道日長。而爲臨爲泰。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之日矣。於此有爲。何不利哉。○胡氏曰。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蔡氏曰。剛反原其始。旣盡則始生也。剛長要其終。旣生則漸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親如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陽主生。陰主殺。故方坤時。肅殺之
極。其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其下起
元。以肇造物之端。是以觀此而知天地之心。无一息之
間斷也。馬氏曰。天地之心。古今如一。而必以爲因復而
後見者。亦以有不可見之時故也。然其不可見者。非天
地之心。有時而无也。特自人之所見言之耳。○程子。即
程頤也。其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
以生物爲心。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
又曰。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頤言動而見天
地之心。此數語者。可謂詳矣。邵子。名雍。字堯夫。宋河南
人也。受學於李之才。而其所自得者爲多。精於易數。以

易名世卒謚康節先生所作詩二十卷號擊壤集此所
引則復卦詩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十一月建子子初
大雪爲節氣子半冬至爲中氣也天心即天地之心不
言地者舉天以該地省文也無改移者以數從此起年
年如是更无差移也玄酒明水也太古无酒但用水祭
後王重古故尊稱爲玄酒也太音見老子同異篇蓋泛
指樂音也希讀如鼓瑟希之希謂前音已歇而後音欲
動也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初无聲臭氣味之可見
酒太音也包讀曰庖包義即伏羲也未言復之所
復者端在此時如不我信請問包義亦必以予言
也即孟子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之意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省音見
觀卦

先王。上古立法之王也。至日。冬至之日。陽復之時也。關。謂道路之閉。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后。君也。天子諸侯之通稱。省方。巡省四方。巡狩述職之事也。○雷在地中。靜極而動。特未離乎地耳。陽始復之象也。一陽初復。其氣尚微。不安養之。則壅闕而不達。故先王立法而以至日閉關也。蓋關者。商旅必經之地。而后之省方亦由之。閉關而使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上下皆當安靜以養微陽也。養之固。則發之力矣。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爲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

用其至矣。○都氏曰：舜十一月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月令禮記篇名。秦相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禮家抄合以爲此篇。是月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齋戒以養其心，掩蔽以防其身，乃所以待其定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祇音抵從示誤

爻而占也。祇至也。○初九爲復之主。居卦之初，道心方晦，人心方萌，失之未遠者也。即能知而改之，以復乎道心之正，而使人心之危者安，初不至於困心衡慮而有悔也。如此，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可以爲聖賢而參天

地矣。大善而吉。不亦宜乎。蔡氏曰。至明足以察其幾。至健足以致其決。不遠復之事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失未遠而能復。則一身之間動。无非禮。而不陷於有過之地矣。乃所以脩身也。程傳曰。脩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爻而占也。○六二近於初九。而有柔順中正之質。爲能下之。取其善以自益。則无困心勞力之苦。而自復於善矣。復之休美者也。德崇業廣。皆由此出。何吉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仁。下去聲。

以由也。與初四兩爻不同。○初不遠復，乃仁人也。而二以柔順中正，下之所謂以友輔仁者，故能休復而吉也。六三，頻復，厲，无咎。

爻而占也。頻，數也。頻復，頻失而頻復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行非馴良，而性又輕躁者也。然在復卦，則均謂之復，特以屢失而復，不能安固，故爲頻復之象。過在失而不在復，故雖危厲，而亦可以无咎也。聖人與人爲善之心，類如此。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父也。中行與他處不同。謂在衆陰之中。行也。○四爲陰黨。而獨與初應。是處小人之中。與之俱行。而獨能不忘好德之心。以復於善者也。雖无吉占。亦可以意會矣。○董子。名仲舒。漢廣川人也。嘗爲江都相。事易王非。王問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之云云。且曰。柳下惠有言。伐國不問仁人。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觀之。與本无一仁也。王曰。善。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不遠復。乃道之所在也。四之獨復。唯道是從耳。初不係於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

爻而古也敦厚也○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當復之時則是天資純粹而又以復善爲心者也故其爲復也善心常存善行常篤復之堅固而无得失之累矣占者如之則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而終身无自失之悔所謂德能潤身而心无愧怍者是也蔡氏曰无祇悔者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敦復則全无悔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氏曰二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非自成也六五有柔中之德以此中德而自成於己无待於外所以爲敦復也蔡氏曰中以成其心則存於內者不偏不倚

而无一念之不中。中以成其身。則發於外者。无過不及。而无一事之不中。不巳其德。不假於人。所謂自考者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爻而占也。災眚皆禍也。自天曰災。自人曰眚。○陰柔不能復之資。復極无可復之地。是乃昏迷於利欲之途。而不能振拔以復於善者也。故爲迷復之象。從欲惟危。凶可知矣。而其所謂凶者。天災人眚。沓然並至。用以行師亦必徬敗師徒。而辱及其君。雖至十年。亦不克征。以雪其恥也。迷復之凶。一至於此。其真可畏也夫。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貴於能復。若迷而不復，則反乎君道矣。此其所以凶也。上六非君，而此以爲君者，蓋居卦上有君之象，且於迷復爲尤著且大也。爻言以其君凶，而此言反君道，所謂孔子之易與周公之易不同者也。

三三

震上

訟三

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占也。○以實心體實理，而措諸實事，至於吉凶禍福，則惟聽其自然。而一无容心者，无妄之謂也。此卦自訟而變，九來居初，則內實矣。又爲震主，則動實矣。故其名爲无妄。无妄固有亨貞之道，而震動乾健剛中而應，又皆正而可亨者也。故值此占者，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又

必利於貞。所存所發。如卦所具。乃爲无咎而得亨耳。一有不正。則是妄而已。青且不免。而况求所往之利乎。蓋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爲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者。故特揭以示占。其丁寧喫緊之意。亦深切矣。○史記書名。漢司馬遷所撰。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外。謂上畫內。謂下畫。以三畫之卦而言也。爲主。爲震主也。○以卦變言。本自訟卦。九來居初。而爲內卦之主。則是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而所存之无妄也。以卦德言。震動乾健。則是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而所發之无妄也。至於卦體。以剛中而應柔中。人已交正。同德相合。則又无

僞妄之雜矣。此三者皆卦之善。而彖之所謂貞者也。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天命猶臨言天道也。○卦之三善。莫非正道。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必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必以貞。乃能合卦之善。故爲理之所當自盡者。一有不盡。則與此卦絕不相似。非天理之所宜爲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胡氏曰。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孔氏曰。何之之。之適也。○言所以爲无妄者。正而已矣。旣云无妄。而乃

以不正往。則有妄矣。往將何之乎。蓋以貞者天之命。匪正則逆其命。而天不祐之矣。行矣哉。言不能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如豫言殷薦之類。時謂發生之時。萬物兼人物而言。○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而萬物各得其所生之理。以爲性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然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盡其性。王者代天理物。則對其時而長育之。各因其性。使之得所。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者。正謂此也。右昔聖王行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生氣方盛。而振乏絕。陽氣發洩。而賜貧窮。孟春優庶老。仲春存諸孤。以至草木萌芽。而禁斧斤。鳥獸孕。

字而禁網罟。孟春毋殺胎蟲。始電不焚山木。如此之類。其在月令。皆所謂對時育物者也。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爻而占也。○初九以剛在内。爲卦之主。是其心之所存。意之所發。莫非實理之充積運用也。事以誠立。物以誠感。何往之不吉乎。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誠而行。動與吉會。故行无不得也。蓋君子至誠順理。雖无所望於外。而行有不得。則亦未免有所不足於心。

故以往吉爲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菑音緇畲音餘

象而占也。穫收菑。墾畲。熟皆治田之事也。○一歲之農始於耕而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而終於畲。六二柔順中正。於其分所當爲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則付之度外。而始終無較計之心。是不圖功於前。如不耕不菑。不計功於後。如不穫不畲也。占者能如六二之爲。則利往矣。蓋人惟放利而行。故每因利以致害。若能正義明道。而無計功謀利之私。則自然之應。不期而至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言非爲利之故而姑爲順理之事以求之也。張氏曰義者无所爲而爲。正合此爻之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繫音計

占也。或繫以下。占之象也。邑人指三○六三无妄與諸爻同而處不得正。則其所遇異矣。故得此占者。當有无妄之災。其象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而邑人受其災也。蓋邑人本无得牛之妄。繫牛亦无典守之責。理本不足以致災。然其可疑之迹。爲或人所誣。則其爲災實无故而得者。所謂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故以爲无妄之災也。君子處此順受其正而已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爲行人所得。則邑人必受其災矣。責不可辭。而實非其罪。此其爲无妄之災歟。

九四。可貞。无咎。

占也。○陽剛乾體。有能守之資。下无應與。无可爲之勢。故得此占者。但可固守其正道。恬退以俟。而不可有爲。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守正道。不輕有爲也。蔡氏曰。不曰守而曰有者。凡物我不能守。則不能爲我有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也。占亦如之。有喜。謂疾自亡也。○九五以陽剛中正。

居尊位。而六二又以中正承之於下。君臣相得。道合中
正。內治脩矣。寧有疾乎。設或有疾。而中外之變起於不
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但當從容安裕。靜以鎮之。則邪不
勝正。而疾自平矣。此假設之辭。所以深明其无妄也。○
伊氏曰。舜不治有苗。而有苗自格。周不戮頑民。而頑民
自服。正合此爻之義。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无妄之疾。而復藥之。則是生事以擾天下。而反傷國家
之元氣。戕生民之命脉矣。故不可試也。蔡氏曰。所處既
當。則唯自信而已。爻言不必試。而此言不可試。所以爲
生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爻也。占亦如之。○上九雖非有妄而居卦之極不能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則所以爲无妄者。尾生白公之信而已。故有眚而不利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者。執一不變之謂。自居卦之上而言也。災。卽有眚无攸利也。言雖无妄之行。亦以窮致災。然則君子可无通變之權乎。

三三

艮乾下

需三三

坎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占也。○以艮畜乾。非若巽陰之小矣。又以陽畜陽。畜而

能固亦爲大畜之象。又以乾遇艮其德日新亦爲畜之大也。故其名爲大畜。剛上尚賢。以及止健。皆非大正不能。而尚賢之君。應天之德。又皆可與有爲者也。故得此占者。利於蘊蓄以正。使德業皆醇而不雜於異端。不流於霸術也。由是推其所蓄。以見於用。則不食於家而食祿於朝。其道大行。可以獲吉。雖遇天下非常之險。亦能濟之。而无不利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內乾則存諸中者。德性堅強。而私欲不撓。外艮則見諸外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內外交脩。體用兼備。如此則理之得於心者。日新又新。駸入於高明廣大之域。而

不自知矣。所以爲大畜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上上聲

卦自需來。九上居上。是以德望而居位也。九陽在上。五居其下。是以天子而尚賢也。至於卦德。又爲止健。是化強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凡此三者。必大正而後能。故剛上則直已守道以濟時。尚賢則去讒遠色以貴德。止健則道德齊禮。處之有方。乃爲各盡其道。一有不正。則進不由道。儀不及物。固不能一日安其位。得其用而化導无本。區處失宜。又豈能服強暴之心哉。此占之所以利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以卦體言之。君能養賢。則賢者宜就其養矣。

利涉大川。乃應乎天也。

九二乾體。六五應之。是應乎天也。天者。時而已矣。濟事以時爲大。君子涵養熟而慮變精。故其設施措置。合乎時宜。而不以人爲參焉。是謂行與天合。而以之濟險。不難矣。此涉川之所以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志行去聲

天大无外。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所畜之大。必自聞見而來。故君子多識往古之言行。而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觀其用。使夫萬善咸備。以成其德。則其畜亦大矣。薛

氏曰：君子之多識，凡以畜德而已。豈博洽之謂哉？

初九有厲，利已。已，音。

占也。大畜諸爻以相應爲相畜，故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則以內爲君子，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則又以內爲剛暴之人。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初九上應六四爲其所畜，而不可以有爲，故其占爲犯之而進，則有危厲。知幾而止，則无不利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災，謂擠陷之禍。○言不犯災而進也。

九二輿說輹。輹，音脫。

象也。輹，車上伏兔承輻者也。○二爲六五所畜而所處

得中。爲能明義理。識時勢。自止而不進。賢於初九遠矣。故其象如此。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有中德。則能自止。而无妄動之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而占也。逐。馳貌。謂三逐上而進也。衛者。防身之器。三與上應。相畜者也。然三健極而不可畜。上畜極而不可復畜。又皆陽爻。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无所沮礙。有良馬逐之象。是固可幸矣。然過剛銳進。則又不可以不戒也。故其占。爲能艱難守正。以致其慎重之道。而曰閑輿衛。益脩其可用之實。則舉无敗謀。動有成績。而得遂。

其進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利往以三所能而言。與爻辭小異。○畜極而通。又皆同德。故其進而行道之志。與上相合。此其所以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

元吉。牯音谷。

象而占也。○六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然初居下。陽勢尚微。能於此時而即畜之。與之爲善之資。示以肆惡之禁。使不得逞其剛暴焉。若童牛而加牯也。如是則上不勞於禁制。下不傷於刑誅。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大善而吉之道也。○薛氏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然其初未必有也。情欲熾則生爭耳。情欲未熾。可以法度防也。古之

止健有法者。當民之未有欲心也。設禮樂以養其中。民習於禮樂。則生讓矣。逮民之既有欲心也。懸刑罰以防其偏。民習於刑罰。則生畏矣。讓則自不爭。畏則不敢爭。猶童牛而遠牯之。不至有角而觸也。此大臣佐君行畜之道也。○福衡見詩魯頌閟宮之篇。學記禮記篇名。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也。然使上勞而下傷。則雖能畜而心亦有所不足矣。今不勞力而惡自止。其心乃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豮音

象而占也。徐氏曰。攻其特而去之曰豮。○二陽已進。而五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中有善制之道。居尊者可

制之勢。知民之爲惡。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授以世業。教以廉恥。察其機。執其要。而塞絕其本源。如豮豕牙之勢。牙雖存而不爲害也。爲治如此。可以化民。故吉也。○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要而已。人莫不有健。使之爭者。情也。猶豕莫不有牙。使之噬者。勢也。豮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遂其情。則健不爭。畜天下之要道也。上得其要。則下忘其健矣。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弭其源也。夫如此。故示之以禮樂。而民知慕。威之以刑罰。而民知畏。天下治矣。此畜道之所以爲大也。向使不知其要之在此。

而欲以力勝之。則禮樂雖具。而无室家者不知恥。刑罰雖嚴。而迫饑寒者无所懲。譬如制豕者。不務積去其勢。而徒防制其牙。則雖鞭笞檻禦。无所不備。彼將乘間而噬矣。此豕豕之牙。所以於畜道爲大。而爲在上者之事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五得止惡之方。故不勞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或問四五孰優。蔡氏曰。論其爲力。則五不如四之易。論其成功。則四不如五之廣。由時位之不同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

象而占也。程傳曰。天衢。天路也。○上九居卦之上。爲畜

之極。化殘暴爲善良。而治化誕敷。蕩无阻礙。不止如四五之畜而已。何其如天之衢也。占者得之。則世運隆而道可行矣。○程傳又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世道隆盛。不仁者遠。是乃君子之道。大行於天下。而无所礙也。

三三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占也。觀。自觀也。求。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飲食爵祿之類皆是。○爲卦上下兩陽。內含四陰。口中有物之象也。

外實內虛。則口之體上止下動。則口之用皆順之象。養之義也。故其卦之名曰頤。其占必利於貞。乃可獲吉。然欲驗其所養之正否。則在觀其養德者。所存所行。皆聖賢之道。而不流於邪僻。其養身者。或窮或達。皆有道之獲。而不至於饕餮。乃吉耳。反此。則是崇異端。以爲學。窮口腹以爲養而已。尚何吉之有哉。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者。順天理循物。則而不從乎人欲之危也。如是則有益於身心而吉矣。下文二者皆必以正而後可以得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而以雨露之類養之。使物各得其生。聖人爲萬民之父母。而養賢臣以及之。使民各得其所也。夫以天地聖人之於民物而皆不外乎此養。如此則其時豈不大哉。蔡氏曰。聖人養賢爲萬民計耳。賢得其養。則必爲之布德而養及於民矣。此易簡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物皆振發。頤養之象也。慎言語。使必當而无失。以養其德。節飲食。使適宜而无傷。以養其身。君子所養。固不止此。而此則其切務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凶。

舍上聲。朵反。都火反。

象而占也。爾謂初我謂四。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
○初九陽剛在下。道德可尊。无求於人而自足。若靈龜
之咽息不食。以氣自養者也。然上應六四。觀望勢位。遂
改其素而慕之。是舍爾靈龜之節。觀我而朵頤也。旣動
於欲。何所不至。是以其占凶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本有可貴。觀我朵頤。則自喪其守。人皆賤之。
而不足貴矣。深惜之之辭也。

六二：顛頤拂經，干丘頤，征凶。

爻也。占在其中。○卦九二陽養人者也。六二陰柔不能
自養。必待之而後養。然以上養下。乃理之常。應而後求。

求斯可得。而此爻則有不然者。故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理。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不與而得凶。言皆不可以有所求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言征凶。則拂經在其中矣。行往而求也。類猶親也。○初上皆非二應。情不相得。分不相投。安能得其所親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爻而占也。○陰不中正。以處動極。昏昧邪僻而躁動者也。是其所以爲頤者。莫非徇利害義。縱欲傷生之爲。而拂其所養之道矣。雖其爲欲。乃天理所宜有。而人情所不能无者。然亦有凶。終不可用。而无所利也。縱肆之害。

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謂養道悖逆也。○言大悖乎道也。卽拂頤之意。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毗音

爻而戒也。○六四以柔居上。當事任而不能養人者也。

然有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而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

素其上下之常。而養之所及者廣矣。然用賢之道。不可

以苟。故又當信任不貳。始終一心。如虎之視下。專一而

不他求。食繼續而不已。然後賢者得盡其才。而可无負

於養人之責也。故又因而戒之。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轍去

能任在下之賢。則有以輔上之所不及。而上之德施。自光被於天下矣。此所謂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爻而占也。○人君以養天下爲常道。五居尊位。而陰柔不正。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則拂乎經矣。然用賢養人。亦爲正道。故占者得之。但當居守。此正以得乎吉。若不度德。而欲自用。以濟物。則是行險而已。夫豈可哉。○按四爲大臣。則賴初九之養。以養人。五爲大君。則賴上九之養。以養人。皆以陰柔故也。此順之所以貴乎剛歟。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虛心屈己。以從上九。而不挾勢位。以自高。作聰明。以自

用所謂貞也。所以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爻而占也。○上九陽剛爲五所任。而天下皆由以爲養。由頤之象也。臣而如此。則任重矣。故當危厲自持。不敢暇逸。惟恐上負君知。下失民望。乃能勝其重而得吉。又以陽剛在上。才力可爲。故用以濟天下之難。亦无不利也。又因其能而許之。顧氏曰。吉。謂當養者无不養也。利。謂難養者亦有養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處之以厲。則博施濟衆。而天下皆得所養矣。其爲福慶孰大於是。

三三巽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棟音開從木今從手誤三爻同

象而占也棟謂屋棟在中而直上者四陽之象也○爲卦四陽在中陽過已甚語其時勢乃過乎常者也故爲大過時既過必有任重之才乃克共濟而上下皆陰不能輔助則不勝其時勢之重而敗矣故有棟橈之象然其所以敗者雖因柔弱亦由陽過而然故處此者必其過而不過乃克有濟而二五剛中內巽外說爲能因時制宜隨事順理得救過之道故有所往則遂可行功可就而得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謂陽過也。四陽居中用事。其勢過盛也。故四陽盛於中。爲大過。長於下。爲大壯。

棟橈。本末弱也。

本弱。則下无所承。末弱。則上无所附。皆不能勝大過之任矣。夫安得不敗乎。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說音悅

剛過而中者。強毅過人。而出之以時也。巽而說行者。思慮精研。而行之以和也。此皆過而不過之義。以處大過。必能有濟。而不終於過矣。故利有攸往。乃所謂亨也。大過之時大矣哉。

當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如上文所云者。而後能

濟如此。此其時之所以爲大。而不可以尋常細故目之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本可以養木。今乃高漲浸没乎木。大過之象也。獨立無所依。易至於懼。而不懼者。守之過乎人也。遯世而不見知。易至於悶。而不悶者。量之過乎人也。子氏曰。獨立不懼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遯世無悶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音

象而占也。○初當大過之時。而以陰柔居巽下。故其處事。必審其原。慎其機。而不敢忽。易以處之。猶措物於地。

而藉以白茅者也。過慎如是，則動无尤悔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能慎之資在下。又慎之至，故其象如此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紉音提，從木。

象而占也。女未嫁者之稱。二在初上而老於初，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也。○二當陽過之始，而比初陰資彼之柔。濟已之剛，雖過而不過矣。故取象於物，爲枯楊生稊，而能復其發生之性。取象於人，爲老夫得其女妻，而能成乎生育之功也。占者如是，則能通時之變，反勢之平，而无所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謂九二○言陽剛之過而得初陰以相與也

九三棟桡凶

象而占也。此棟桡與卦辭不同。謂三自桡也。○三當重任。而以剛居剛。過之已甚。動違中和。而拂衆心者也。雖以平常之功。尚不能成。況處大過之時。立大過之事乎。故不勝其重。如棟之傾桡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君子剛柔相濟。乃能受人之善。故人亦可以輔之。三既過剛。則偏性自用。挾才自足。而不可以有輔矣。故象桡而占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宅吝。蛇音

象占而戒也。隆者高立不撓之貌。它謂初○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有用之才也。以處大過之時則剛柔相濟寬猛適宜能勝其重如棟之隆起然是以上不負君下不失望而其占吉也。若更有取於初則過於柔而天下之理亂矣。豈復能成大過之功乎。蔡氏曰。任已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故戒以有它則吝也。愚謂三言棟撓凶。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隆者起於上。撓者敗乎下。故以撓爲隆之反也。○剛柔相濟過而不過是以能勝重任不至撓屈而敗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九咎。无譽。擇如

象而占也。士夫未娶之稱。五居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老婦。而五爲士夫也。○九五剛過之極。旣不可以有輔。而比上六過極之陰。則又不能輔之。故其象爲枯楊生華。无益於枯。而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占者如是。則雖无僨事之咎。而亦无成事之譽矣。與二正相反也。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而占也。涉。涉水也。頂。頭也。過。涉滅頂者。過用其力以

涉水而至於沒頂也。○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之地。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故爲過涉滅頂之象。以事言之。則爲凶。以理言之。則无咎。此義行忠臣義士將接迹於天下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濟。而其心力則盡矣。故不可以咎之也。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象以著占也。有尚。有功之可尚也。○陽陷陰中。其卦爲坎。重之又得坎焉。則陷之深而險之重也。故其名爲習坎。人之處險。以信爲道。而卦體中實有有孚。心亨之

象故處險者。若能積其誠實。安於義命。而始終无僥倖。苟免之心。則中有定主。寵辱不驚。而心亨矣。如是而往。必能靜觀時勢。而經理得宜。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重平聲。

釋習坎之義。謂險而又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盈。溢也。行險。水之行於坎中。即所謂流也。不失其信。謂中虛明。以其內實外虛。體陽而用陰也。水之爲物。其流也。足於此。即通於彼。未嘗盈溢而泛濫。而其不盈也。則又萬古常然。无所改移。故又爲不失其信也。水惟內實。

故有信。人惟中實。故有孚。其義一而已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剛中。與他卦不同。言其中心之剛也。剛即實也。功謂
出險之功。○以卦體釋卦辭也。卦之二五。以剛在中。是
其所以爲心者。莫非誠實之德。而无較計之私。故心无
所累而得亨也。以此而往。則能靜觀時。變動察事機。而
轉移幹旋之術。无不至矣。何險之不濟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用大矣哉。

升。登也。水流曰川。土高曰丘陵。大阜也。王。謂天子。以天
下爲國者也。公。謂諸侯。以境內爲國者也。○高不可升。

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設險城郭溝池以爲固而國可保矣。此又人之險也。險之爲道通乎三才如此則其時用豈不大哉。或以紀綱法度爲設險則是王公以險道爲治也。其亦悖於理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音薦與荐同

洊重仍也。○水流洊至往過來續兩坎相習之象也。君子學而不厭使理熟於身心誨人不倦使民熟於聞見亦重習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

凶。窞音禪。

象而占也。窞坎中之陷者。○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時旣難處而才又不足以濟之則惟益陷於險而已是。

爲習坎而又入于坎窞也。占者如是則終不能出險而凶矣。

彖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陽剛爲處險之道，而初失之，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而占也。得，謂險中所得。○二居重險之中，時未能出，是其在坎尚有險也。然剛而得中，乃所謂有孚心亨者，故其所求可以小得，而不至於困窮拂鬱之甚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坎險之中，是以雖有剛中之才，而僅可小得也。若時已出，則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去聲

象而占也。來。下來也。之。上往也。枕。如枕頭之枕。○六三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德。而履重險之間。來則內有險而枕。往則外有險而險。前後皆坎。進退維谷。吾知其坎。日有甚焉。將入于坎窞。而不復能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

象曰。入于坎窞。終无功也。

言終不能出險也。若以陽剛中正處之。則不至於此矣。六四。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簋音

象而占也。樽酒。一樽之酒也。簋。一簋之穀也。缶。瓦器。誠朴之象也。貳用缶者。貳以缶樽。而不拘於酒。貳以缶簋。

而不拘於殺也。約要結也。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也。○六四近於九五。有君臣之分。而當坎時。不得相遇。然剛柔相濟。以居險阻。則勢相依。而心相求。其合易矣。故四之事君也。略其禮節。而益以誠心。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如用樽酒簋飯。貳之以缶。而自牖進結於君也。占者如是。則君臣相遇。職分不虧。而險難可濟矣。故終得无咎也。○周禮書名。弟子職。管子篇名。象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

際。交合也。○舉樽酒簋飯。以該下文。五剛四柔。相為交際。則五勤於下接。而四易於上交。是以不事多儀。而可合也。○唐陸德明。蘇州吳人也。本名元朗。後以字行。撰周

易釋文一卷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祗音抵。无咎。

象而占也。平亦盈也。盈則平矣。平則出矣。○九五猶在坎中。大難未解。坎不盈之象也。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才德與勢皆有可為。而又乘將濟之時。則將至於平矣。故又為祗既平之象。既至於平。則无咎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雖有中德。而時有未至。故未能大也。○蔡氏曰。中者德也。在我者也。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寘音置。

象而占也。微、纏，皆索名。三股曰微，兩股曰纏。棘、荊、棘也。木之有刺者，叢棘、叢生之棘也。○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才與時悖，故其陷當如此，而終不得出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若以陽剛處之，則險既極而可出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出險以陽剛為道。今失其道，故其凶至于三歲也。義與初六同。程傳曰：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

三三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音

占也。畜牝牛，占之象也。○為卦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為離。重之，又得離焉，故其名不易也。人之所麗，貴乎得。

正必其所事所友皆得其人。則因不失親。終身有賴。而得亨矣。然傲德非所以處人。英氣甚足以害事。故其所以麗於人者。又當柔順謙巽。不爲物先。然後情意交孚。可保其終而得吉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平

草木之實。可以養人者。皆謂之穀。故曰百穀。重明。君臣皆明也。正以位言。有明德而得其位。則可以成文明之化矣。○此釋離之所以爲離。而舉物與人之所麗。以明其義也。言離乃附麗之義。而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故日月麗乎天。是物之成象者。有所麗而明也。百穀草

木麗乎土。是物之成形者。有所麗而生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是人之君臣同明。有所麗而成治也。言離之義如此。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之二五。皆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有微柔恭順之德。而存之以中。行之以正。不流於懦弱卑諂之偏者也。惟中正。則有貞之義。故亨。惟柔。則有畜牝牛之義。故吉。蔡氏曰。以六居五。不得其正。而此亦以爲得正者。以中而該正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日也。繼。明繼續其明。所謂緝熙者也。○離之象爲日。

而上下皆離。大明繼作。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明其明德。則存養省察。日新又新。使其德之具衆理。應萬事者。聯續光明。无少間斷。則其施爲制作之間。莫非明德之著。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所謂照于四方者也。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而戒也。徐氏曰。錯然交雜之貌。○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不安於下而急於進。履錯之象。咎之道也。占者能敬慎之。安詳舒緩。不急於進。則无失身之咎矣。蔡氏曰。非令其不進也。特戒其躁進耳。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音避

履錯故有咎。處之以敬。乃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爻而占也。黃離者。以中爲麗也。○二居臣位而柔麗中正。是其本諸中而形諸外者。皆能合乎義理之當然。而無偏倚太過不及之差也。占者如是。則有以輔文明之君而成中正之化矣。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故象黃離。而占元吉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耋音經

象而戒也。昃。日過中也。鼓擊也。缶者。常用之器。耋。至也。八十曰耋。年之至也。○世道之有盛衰。猶人之有生死。必然之理也。九三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盛極當衰。故

有日昃之離之象。占者值此。當知其爲理勢之常。而任其自然。一无所與。然後有以自處。若不安常以自樂。而徒以大耄爲憂。非徒无益。適以自速其斃而已。當有凶也。蓋人當垂亡之時。固不可不脩人事。以回天意。然亦有決不可挽者。故其辭如此。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盛之極。則不久而衰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也。○四處後明將繼之時。而以剛迫之。是當更事之初。而傷於迫切。不以其漸者也。有不激。變召禍。而焚死棄者乎。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如其來。則焚死棄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戒占也。人泣則涕出。沱。涕流貌。此憂懼之徵於色者。戚。憂也。嗟。嘆也。此憂懼之發於聲者。○六五以陰居尊。中而不正。迫於二陽。是已雖无致憂之道。而所遇非時。所近非人。則不可以不憂也。故占者得此。必能憂懼以處之。而无一念之或輕。无一事之敢忽。然後思危慮深。可保其位而得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去聲

孔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便文以協韻也。○言能憂懼。

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而不失矣。所謂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折音

爻而占也。朱子曰。有嘉折首。是句首。亂首也。醜。類也。謂從亂之人也。○陽剛居卦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也。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叛救民。而有誅戮首惡之美功。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又能罔治脅從而有獲匪其醜之大德。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占者如是。則恩威並行。懲勸兼得。而无姑息寡恩之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寇賊奸宄。擾我邦國。故不得已而出征以正之。明其非窮黷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四